

◎ 梅花精粹

阳江战歌

林 湘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花精粹/黄金河主编,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12

ISBN7-104-01875-1

I. 梅… II. 黄…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035 号

梅花精粹·阳江战歌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广东省台山市金利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印刷

18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96 印张 24 插页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104-01875-1/I·762 定价:192.00 元(全十二册)

1949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七天，粤北重镇韶关及周边城市全部解放。

刚从江西赣州移师广东南雄古城的四兵团指挥部，接到前线发回韶关解放的电报，全体同志立时欢呼起来。这是进军广东的第一仗，没想到发展这么快速。陈赓司令员更是满脸喜悦，他向同志们笑了笑，顺手拿起床上的皮带，边往腰间扎边对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说：“韶关解放了，我得去华南分局向叶参座请示，兵团指挥部是不是立刻搬进韶关。那里是粤北的中心，南北交通要道，对开展工作和指挥前线部队更方便。”

郭天民点点头，表示同意。

陈赓即向警卫员打了个手势，便匆匆走出门口，向华南分局驻地走去。

当天下午，指挥部进驻韶关一所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基地。这里全是旧营房，设备简陋，国民党军退走时留下一些桌椅和木架子床，院子里停放着废车烂炮，垃圾满地……

陈赓司令员下了车，对周围环境看了看，似乎几曾熟悉，但一时又记不起来是什么地方，见三面群山环抱，树木青翠，面向浈江和武江，又能展望韶关市区，他表示满意。于是兴致勃勃地走到门口的小土坡上观望。

10月的粤北，寒气初来，连绵不断的南岭山脉堆满着云雾，像一团团棉絮轻飘飘地不停地由北向南移动。浈江和武江恰似两条银色的飘带，在朦朦胧胧的雾气中从雄峰峡谷中飘了出来，弯弯曲曲地流到曲江盆地，然后集汇成浩浩荡荡的北江向东南方向直奔而去。

韶关就矗立在这块盘地上，楼房建在江岸上，依山傍水，高低错落，或聚或散，或红或白，在远山绿树的衬托下，像一幅幅美丽的水彩画。新成立的政府大楼几面红旗迎风招展，阳光下显得格外鲜艳。

陈赓望着眼前这山城秀色，啧啧称赞，不由地感慨着：哦，陈赓又来到韶关了，江水还是那么清澈，又可以到武江游泳了！当年孙中山就在这里誓师北伐，转眼间又这么多年了。想不到这座南北咽喉城市，历来称之为易守难攻的兵家必争之地，一个星期就被我军拿下了，华南大门打开了，我看余汉谋逃不脱覆灭之灾了。

二

第二天一早，陈赓司令员约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并肩走出指挥部，边走边欣赏韶关的景色。一会儿，他们便来到江边的一块高地上。在这里，不仅听到韶关火车站的车鸣声，而且还能远望公路上南下的后续部队和源源不断的炮兵队伍。陈赓用手扶了扶眼镜，然后将双手伸向晨空，深深地呼吸新鲜空气。接着甩了甩手，左手握拳，右手磨擦着拳背，兴奋地向刘主任说：“拐子，你看看有多快，仅七天时间，我们就从江西跨进广东，白崇禧、余汉谋共同构筑的湘粤防线不堪一击呀！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向前发展，解放一座座城市，按这个速度下去，解放广州不用很长时间了。”说到这，陈赓看了看刘志坚，然后抬腿向上迈步，想再上一层土坎，可是一连两次没成功。刘志坚连忙上前伸手扶住司令员的后背，顺势向前推了一下，司令员才登上土坎高处。刘主任跟上来说：“还说我是拐子，你不也是个跛子嘛！”陈赓回过头来哈哈地笑：“哎呀，革命真是巧，把一个跛子和一个拐子弄到一起了！”两人互相看着，此时此刻倒觉得另有一番情趣，于是又开怀大笑

起来。陈赓说：“我这腿呀，已经三次负伤了，稍微休息不好，就会疼痛，行动不方便；不过，你也不要为我担心，我陈赓就是拖着这条残腿，也要把蒋介石最后的军队打败，胜利到达云南。”刘志坚说：“我完全相信司令员！”陈赓接着说：“可是，在指挥上我们又遇到麻烦了。那个人在东北形成了一套指挥模式，与我们有一定差异，现在硬要在我们部队推行他那套越级指挥，我觉得不合适，你从总部指挥到团队，还要军长干什么？弄得不好是要乱套的。他远离我们，我们报的战况不知是否研究了。对中央、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略，是从全国一盘棋来理解，还是从局部来领会？是积极的抓住战机大踏步前进，还是不顾实际情况去执行？现在我们部队猛打猛进，即将兵临广州城了，他却要暂时不解放广州，不知道他怎么想，我难于接受。所以，我想把自己的想法结合实际尽快向中央反映，以便纠正一些不妥的指挥，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你说，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問題吗？”

刘主任是个非常爽快直性子的人，他抬起头来，说出自己的意见：“司令员没错，你是为了大局，我支持你！”陈司令员说：“你这样认为，我就放心了。战争时期，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军事上的胜利，协助指挥员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决策。”他又感慨地说，“我想起 1946 年在山西与胡宗南、阎锡山打仗那阵子，我们那位谢政委，常常在决战时候弄得我很被动，战役发起时他老在那里做裁判员，讲这个原则那个规定，不是协助指挥员完善指挥，而老喜欢不表态，或者干脆否定，结果弄得有的仗可以打胜的却不敢打，有的仗应该是全胜的，却打了消耗仗。”讲到这，陈司令员突然被眼前的景色吸引，连赞道，“拐子，你快看，这朝霞好灿烂呀，韶关这江河，这山峦多美哦！”一阵子，陈司令员又向刘主任倾吐说，“韶关这地方是从北入南的大门，也是军事要地，孙中山北伐就在此发兵，抗战期间韶关是广东省会。当年我在唐生智部队当兵时曾在这里住过，假日里喜欢约几位老乡出来看看

孙中山的机场，到江边找个幽静的地方游泳。”刘主任看着司令员说：“司令员青年时代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陈司令员对刘主任说：“是的，我爱动，不喜欢一潭死水般生活。哎，一眨眼，又三十多年了。从不懂事的小毛头到追求进步的青年，怎想到我今天竟成了一个兵团司令，指挥十万大军打到南方来了，这都是认识了毛泽东，读了马列啊！”司令员说到这里深情地看着身边这位走路不方便被他称为拐子的政治部主任，接着说，“革命战争发展得很快，眼看整个南方就要解放，前面的路还很长啊！毛主席讲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解放西南经营云南。”陈司令员扶了扶眼镜又说：“所以今天特约你出来，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听听你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想交个特别任务给你。我们革命须要大批人才，现在的干部大多是从延安华北培养出来的，但很不够，我们到云南去，需要很多干部，不然怎么巩固政权搞建设？”刘主任一听就明白，问道：“司令员是想我去培训干部？”陈司令员哈哈地笑：“拐子真聪明。”于是问道：“咱们在江西开办的军政大学四分校过来没有？”刘主任说：“已过来几天了。”陈司令员说：“这就好，我给你的任务，就是在广东抓紧时间扩大军大的招生，广东的青年有文化，革命热情高，不要受学年龄的限制，大军所到之处均出布告招生，我们要干部，要军事人才，文工团要文艺人才，卫生部要医生护士，连队要文化教员，总之，多多益善。”刘主任问道：“司令员想要多少？关于招生，政治部已有了个计划。”陈司令员说：“这么说，你这个拐子主任已经想到了，计划招多少？”刘主任回答：“一千差不多吧！”“不行，再加两倍！”陈司令员看着刘主任说，“我们到达昆明，军大最少要给我三千人！”刘主任睁大眼睛道：“司令员的胃口这么大呀？”陈司令员说：“不是我胃口大，是革命需要，到昆明你拐子不给我这个数，我要你脑袋！”刘主任嘻嘻地笑道：“放心吧司令员，其实我的胃口比你大，政治部的计划是这个数。”刘主任说着就伸出五只手指

来。陈司令员满意地笑了：“应该有这个预见性嘛！那我保守了！”

回来的路上，陈司令员又把近日前方的战况向刘主任通报。他说，昨晚他已经命令四野邓华的两个军和两广纵队快速向广州挺进，用不了几天广州就可解放。据华南局转来的情报说，国民党政府已搬到重庆。那个所谓代总统李宗仁回桂林老家转了转就飞去香港了。伪广东省主席薛岳已逃海南岛，统管广东海陆空大权的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也逃湛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暗地里命令刘安琪兵团放弃广州，目前已大部分撤出广州，现在尚未查明敌人是向南逃，还是向西走？一经查明，我们部队立刻进行追击，绝不能让刘安琪兵团逃到海南岛！因此，指挥机关要尽快向前移，一是好指挥部队，二是要避一避那位吃豆子的人，免得他又来拖延解放广州，我们就说搬家关闭电台，待打到广州再说。

刘主任听着司令员的话，不时抿住嘴笑，他说：“司令员棋高一着，我同意司令员的分析。”但又问道，“那我们进广州不？”

陈司令员停下步说：“当然不能进广州，那位吃豆子的怀疑心大，若我们进广州，他不是又有文章做了吗？我们就在郊区找个地方，说不定屁股没坐热，就要追击了。但你可以进广州招生，买点什么的。广州是个商业城市又靠近香港，必要时你与后勤部门商量，找几个人便装去香港，买药品买医疗器材，你们政治部也该装备装备了，买些乐器，买几部电影机，买些照相器材……”

“对呀，对对！”刘主任拍着自己的脑袋，连声说，“怎么我就没想到呢？”他仰头看住司令员，高兴地说：“司令员想得很周到，我按司令员的办，一定办好。”

他们回到驻地门口，郭天民迎上来。待陈司令员进入门口，便开口对司令员说：“请司令员来这边房子，有老乡来找你。”

陈司令员进了房，果然有人坐在那里等他。司令员瞄了瞄对方，他想起来了，即笑道：“是洪梅母女来了，你们想好了！”洪

梅母女站起来，洪梅说：“我们决定找司令员来参军了！”陈司令员笑道：“想好了？洪梅，韶关医院肯放你走？”洪梅笑道：“我们院长同意了，他说，大军要医务人员，那就支援吧！”陈司令员又问洪梅妈：“那你呢老板娘，你老板回来没有？”洪梅妈此时脸蛋几乎羞得红起来，带着重重的江西口音说：“老板还未回来，我不管了，让伙计们继续开业，我们母女留下一封信，老板回来照办就是了。”说到这，洪梅妈红通通的脸上冒出汗珠。陈司令员摆摆手说：“莫急，慢慢说。”洪梅妈于是又说：“我和姑娘商量好了，一齐参军，姑娘做护士，我做饭、洗衣、洗绷带什么的，你看……要不要？”

陈司令员细细地打量着这两母女，又是笑又是点头，连连说：“要，要，怎不要呢！”说着，司令员就把目光投向刘主任和郭参谋长，问道：“你们的意见呢？放到哪里好？”郭参谋长说：“十四军缺少医务人员，让她们去十四军吧！”陈司令员又问：“十四军的医院在哪？”“到英德那边了！”陈司令员说：“好，就这么办。”他转过头来对洪梅母女说：“同意你们参军了，你母女就到十四军医院工作。”但又问道，“你当兵了，没有老板做了，就没有收入，可惜吗？”老板娘笑着说：“哎，要那收入做什么哟，到解放军里工作光荣还光荣不过来！”司令员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要向前走了！”洪梅说：“我们不是已经来了吗？”洪梅用手指了指墙角下放着的小包袱。陈司令员笑着转向参谋长说：“写封信，派专车将她们送到火车站，看哪个部队路过英德就把她母女捎上。”郭参谋长说：“已同后勤联系过了，有位女同志在车站等候她们。”参谋长即转身叫了一声李参谋。一位青年军人刷刷地走到门前。郭参谋长向他交代：“你把她们用专车送到车站，然后交给十四军医院琪琪医生，我已联系好了，她在车站等你。一定要把她们送到，这母女可是陈司令员的朋友！”李参谋挺起胸膛说：“首长放心，保证送到！”

陈司令员即上前和洪梅母女握手，亲切地说：“洪梅同志，现在你参军了，当兵很辛苦，要行军，吃不好，有时还吃不上饭，睡不好觉，还要照料伤病员，你思想要做好准备，要勇敢，要上进，不要哭鼻子！你是护士学校出来的，到了医院你算是知识分子了，但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积极进步，等到了昆明，我来看你们，到那时，我见的不是一个洪梅姑娘，而是一个有技术并经过战火考验的医生，最少也要是个医助，有信心吗？”洪梅点点头，美丽的脸蛋红了起来，连连说：“我听司令员的教导，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决不辜负司令员的期望。”

陈司令员又转向参谋长：“她们的军衣呢？”参谋长说：“已派人送到车站琪琪医生那里了！”

陈司令员再次和洪梅母女握手，笑着说：“那你们上路吧！祝贺你们成为军人！”

三

陈赓司令员一进入作战室，就向参谋、科长问道：“前线有什么新情况？右路军到了哪？”

参谋报告说：“2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已推进新兴县天堂山至阳春县春湾一带。一两天就可解放阳春县城。”

陈司令员即俯身看地图，用手指丈量距离，然后拍拍地图说：“不行啊！这里距敌人还远啦！大家注意右路军的新情况，我等着。”说完，他就在作战室轻步踱着，思考着……

刘主任拿来个大信封送给陈司令员，说道：“请司令员看看这份材料，这是部队解放乐昌时，粤北支队从山上逮了个粤北最大的头目，昨晚押到韶关，此人要求见司令员，他是不是司令员黄埔的同学？”

陈司令员接过信封，见上面写着：“洪初材料”几个字，陈

司令员摇头，不认识这个人！刘主任说：“我已经看过材料了，粤北支队有个介绍，他本人也写了一份详细交代。这个洪初在国民党里是伪广东省参议，粤北专员、特派员。可他自己写的材料却说他是红军，还相当有名哩！”

“啊！有这样的事？”陈司令员又问，“人呢，押来了吗？那我得见见，问问他。”

刘主任带着司令员来到关押洪初的房子，岗哨把门打开，陈司令员见昏暗的房子里，一个穿着黑色唐装、额头包住纱布的人坐在一条长凳上，脸朝墙壁。他听见开门声便慢慢地把头转向门口张望。刘主任叫了一声：“洪初，我们司令员来了，你有什么话快说！”

洪初立时站起来，他瘦高个，脸色蜡黄，头发蓬乱。当他一眼看见陈赓司令员，即双腿跪下，低沉地说：“我有罪，我有罪，请首长放我一条生路。”

陈司令员见洪初跪下，看了他一眼，便说：“不用跪，就坐起来讲吧！”

洪初依然跪着，半弯着身子。陈司令员指着他的头问道：“你的头怎么了？”岗哨转过头来代他说：“他不老实，押他从乐昌过来，一到韶关桥头，他就猛向石柱撞过去，想自杀，幸亏我们发现得早将他救下来。”

陈司令员问洪初：“为什么要自杀？”洪初低沉地：“我有罪，我是个罪人！”陈司令员说：“你站起来说，你是怎样成为罪人的？”洪初不敢抬头，也不站起来。陈司令员推了推眼镜，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洪初，现在我命令你站起来，把来龙去脉说清楚，我们要打仗，没时间等你！”

洪初忽地站起来，但仍半弯着身子，低头不敢看眼前这位解放军首长。刘主任问他：“洪初，你不是广东省参议、粤北的专员吗？怎么你自己讲是红军呢？快讲，不讲我们走啦！”

直到这时，洪初才偷偷地看了一眼站在面前的陈赓司令员。他胆颤了，慢吞吞地开口，他说：“我是说，我曾当过红军。”过了一会，又叹了一口气，不断摇头，自言自语地：“一切都错了！”

陈司令员说：“那你从头说起！”这时，警卫员给司令员、刘主任搬来两把椅子。陈司令员坐下后对洪初说，“快说，国民党都快完蛋了，你还有什么不好说？”洪初终于抬起头望了望面前这位赫赫有名的兵团司令员，心颤颤地讲了他的历史。

洪初说：“我不是被俘的，是我自动从山上带两百人下来投降的。下山前，我是广东省参议员、粤北专员。但我过去，确实是一位红军。”他望了司令员一眼，摇摇头，又无可奈何地，“说起来话就长了，年青时我来粤北当兵，考上滇军的讲武堂，孙中山北伐，我参加了程潜的部队，当上了参谋长。北伐失败后，我又回到广东。那时我相信共产主义，1925年参加共产党。后来，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到粤北指导农运。国民党清党时，我带领粤北一千多名工农军北上武昌，后又参加南昌起义，我被任为指导员。”

陈司令员听到这打断他的话问：“你参加了南昌起义，在哪个部队当指导员？”

洪初说：“在教导团二营任指导员。从南昌撤出后，我又回到粤北重新搞农运。得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队伍辗转到粤北，我找到了他们。那时蒋介石已知道朱德和陈毅来到粤北。他们人生地不熟，又有国民党军开来，处境非常危险。我建议朱德、陈毅把队伍开进仁化，支援农军暴动，深受群众拥护。接着起义部队又在董圩帮助工农打败国民党军一个团，朱德将当地的农军改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后来，为了隐蔽下来，朱德让我带路，把起义军带进湘粤交界的大山深处。我跟朱德说，我认识湖南宜章县一位军官，他家是宜章的大地主，父亲是县长，但他本人思想进步，不满国民党清党反共，脱离了国民党部队，现在

宜章没事做，可以利用。朱德听了很高兴，让我把那军官找来，介绍给朱德、陈毅认识。朱德让他穿上国民党军服，起义军化装成老百姓，来到宜章县城外。守城的湘军见是县长的儿子国民党军官喊城，便打开城门。朱德当即命令化了装的士兵冲进城，从此点起了湘南暴动的烈火。之后，起义部队在宜章改编扩大，成立了第一师，朱德任师长兼一团团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我被任命为二团团长。此后我就跟朱德上了井冈山，不久又改任二十九团党代表。”洪初讲到这，他偷偷地看了陈司令员一眼，舔了舔嘴唇。

陈司令员问道：“你上了井冈山，官做得不小了，已得到党的信任，为何离开红军？”洪初说：“那时还没离开红军，党组织派我去广西参加组织左右江起义。邓小平是书记，我任参谋长兼十九师师长。由于红七军执行李立三冒险主义，打柳州失败，1931年，不得已，我又将红七军带进湘粤交界的大山深处隐蔽。这次被敌人发现了，我军遭到包围，战斗中我负了伤，留在深山里养伤。伤好后，我又回到苏区，1932年红七军扩编，中央任命我当军长，归彭德怀指挥。”

陈司令员又问洪初：“1933年红一方面军撤销军部，你还在吗？”洪初不好意思说：“红七军改为三军团第五师，我被任命为二十二师师长。那时我还没有错，对革命满有信心，只是1934年一方面军和中央长征了，把我留在江西，1935年我在地方军区带领七十一团，在连县遭到国民党军清剿，我失去了信心，一个人脱离部队向国民党投降了！”讲到这，洪初再也控制不住了，哭了起来，连连说：“这是罪过，这是罪过！首长，能否看在过去我为红军做过一些事，不杀我……”陈司令员严厉地对他说：“你投降了国民党，背叛了我们党，还做了多少坏事？你出卖了红军吗？”听到这一问，洪初全身发抖，他又跪到地上，回答道：“没有，我没有出卖红军，国民党也没用我，只是给了个参议虚名，

直到大军到江西才想起我，派我到粤北做专员，其实只有半年，我什么坏事也没做。”洪初大哭起来，声泪俱下，不断向陈司令员和刘主任磕头，请求宽恕。

陈司令员和刘主任打了个眼色，就出来了。临走，陈司令员又愤愤地对洪初说：“我是最憎恨叛徒的，对叛徒是要严惩的！我们党出了大叛徒张国涛，在上海出了白新，在武汉出了顾顺章，想不到在粤北还有你这个不大不小的叛徒，你要继续交代你的罪行，看你是否交代彻底再说！”

洪初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位共产党显赫有名的司令员走出门口，他感到绝望，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嚎啕大哭，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这个下场，他应该也是一个胜利者，也是解放军的一名将领；然而他却成了囚徒！他不得不责怪自己：唉，唉！全是一念之差，从英雄变成了怕死鬼，从革命变成了反革命，唉，唉，也许是天意，罪有应得，不得好死了！

四

这天晚上，陈赓失眠了，脑海里浮起白天审问洪初的情形。这个洪初，武昌起义他去了，南昌起义他又参加了，还参加了百色起义，后来又跟朱德、陈毅搞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要说当官嘛，他也做了军长了，为什么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就坚持不下去了？是信仰发生了动摇而一时走错了？还是后来吃不了苦一时糊涂而投敌？历史上凡投敌者必出卖组织和同志，可这个洪初的材料上和他个人交代均说没出卖组织，是这样干净吗？陈赓觉得材料上没弄清楚，想着想着，他又想起在上海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惩办叛徒白新的痛快事来了。

那是 1927 年 6 月，陈赓和妻子王根英正在家里搞了点菜为好兄弟卢冬生送行。卢冬生是护送陈赓回上海治伤的。经过一段

时间，陈赓的腿伤基本好了。周恩来决定派卢冬生护送贺龙迅速离开上海回湘西。因为敌人已经发现贺龙在上海，正四处寻找他。这天晚上，周恩来对陈赓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们不少党员被杀害，有的不坚定分子经不起考验，投降了敌人出卖了我们的同志，最近敌人把手伸到中央，我们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军事部长杨殷及几位军委同志又被敌人秘密逮捕了，我们要立即反击敌人，营救同志，严惩叛徒！”

这以后，陈赓便以王庸的身份隐蔽地战斗在上海。为肃清叛徒，打击敌人，陈赓拖着还没完全好的腿，早出晚归，在周恩来同志的精心策划下，终于通过多条渠道找到一个国民党的中央特派员杨登营，弄清楚了出卖我们中央彭湃等同志的叛徒，就是隐藏在中央军委的秘书白新。

提起白新，陈赓是认识的，黄埔一期同学，曾是叶挺教导营的党代表。因为他在广东和彭湃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后调到上海军委工作，由于工作积极被升为军委秘书。军委书记周恩来见白新工作热情积极，便给予信任，凡中央开会，周恩来都交代白新去办，有的会就安排在白新家里召开。万万没想到，这个白新调到上海后，就暗地里叛变向上海国民党党部自首了，捞了一笔奖金。出卖彭湃、杨殷、邢士珍、昌颐、张际春五位同志，就是白新安排在他家开会时，由国民党密探及巡捕警察共同秘密逮捕的。幸亏这天周恩来同志还未赶上，才免于劫难。

陈赓从杨登营口中得到这个消息，既震惊又愤怒，顾不得回家，径直去找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一听出卖彭湃五位同志竟是白新干的，更是惊讶！敌人就在我们内部，多危险啊！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除掉白新。并决定由陈赓几位同志负责执行，要尽快查清白新，不能让他跑出上海。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以开医院为掩护的柯麟大夫来找陈赓。他向陈赓报告白新来看病，患的是疟疾。陈赓甚

喜，白新终于露面了，于是对柯大夫说：“千万不能惊动他，要把他的住址和他的行踪规律摸准，拖长他看病的时间。”又过了几天，狡猾的白新打电话来请柯大夫到白宫饭店给他看病。原来白新策划逮捕彭湃他们后，就逃跑了，偷偷搬进国民党大红人范争波家里，并获国民党批准 11 月初离开上海出国。

当天晚上，柯麟大夫迅速把白新看病的情况告知陈赓，并带来了白新的住址：和合坊四弄 43 号。陈赓立即找到周恩来，经过核实，这个地址就是国民党的红人范争波的公馆。第二天，陈赓即让打狗队派人在和合坊三弄 27 号三楼租住。这里的后门正好是范公馆的正门，其活动均在眼线之下，除此，陈赓还在附近布置了枪手，监视范公馆四周及其后门。

11 月 11 日，是叛徒白新出国的日子。下午，陈赓和顾顺章就将打狗队布置好，夜 10 时，两辆车子稍稍开进范公馆的后门。保镖和佣人匆匆往车上搬行李。此时的陈赓既紧张又沉着，他和顾顺章早就盯上两辆小车，同时命令打狗队员把手枪对准 34 号，就等白新出现。那时顾顺章还没叛变，周恩来特让他和陈赓一起惩办白新。

10 时半，白新和妻子王英从范公馆后门出来，他头带礼帽，身穿长袍子，脚穿黑皮鞋。由范争波兄弟及送行人员陪同，还有保镖，急步走到汽车旁。白新微笑地向送行的范争波握手告别，就在白新弯身跨步入车这一瞬间，陈赓首先从墙角冲了过来，大声喊道：“不许动！白新，你这个叛徒！”接着开了枪，十几个打狗队员也冲了过来，同时向汽车旁的白新开火，子弹吱吱地叫，打了范争波一个措手不及，当场就把白新的贴身保镖和王英击倒。接着范争波兄弟也被击毙。白新见状十分害怕，拔腿就向里弄口跑。陈赓即命令枪手封锁弄口，子弹击到墙壁上撞出朵朵火花，白新极度紧张和害怕，当他跑到了一道墙角处，子弹立刻像雨点似射进他的背部，白新这个叛徒终于倒在血泊中。

陈赓回想起处决叛徒白新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喃喃地：叛徒十分可恶，对革命损害极大，不严办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于是陈赓起床，用红铅笔在“洪初材料袋”的封面上写下一行字：

“韶关军管会：洪初的材料看过了，他本人也审问了，只要是叛徒，就要查清严办，绝不宽恕，四兵团陈赓，10月9日。”

五

12日凌晨，陈赓司令员收到四野总部转来毛主席以个人签发的电报。这份电报是致林彪的：“决定第四兵团暂不西进。”8时，再次收到毛主席致林彪电报并告叶剑英、陈赓。电报说：“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之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陈赓拿着毛主席两份电报，反复读了三次，热泪盈眶。他摘下眼镜，用手帕不断擦拭泪水。送电报进来的郭天民同样眼眶湿润。他激动地说：“毛主席英明呀！”陈赓看着跟前这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深情地说：“毛主席是了解我陈赓的！你这位搭档也是了解我的！我们在江西开会时，叶参座很满意我们四兵团提出解放广州的作战方案，十五兵团邓华和赖佳珠也举手同意，经过叶参座签字才上报军委。军委批准后林彪也是同意了，凭什么说改就改！说白了，无非是怕我陈赓兵团解放广州抢了头功！所以那个人硬要舍近求远，把我们从广东北调湘西桂北，丢下广州的敌人不打，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远距离从华南兜过去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的！人哪，一旦有了私心，在关键时刻

也会失去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郭天民听着陈赓的分析，从心里感受到司令员不仅境界高尚，军事谋略也是看得深看得远的，在原则问题上毫不模糊，只要是全局需要，对战争有利，他就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一点，郭天民是了解和熟悉司令员的，也是佩服的。于是他对陈赓说：

“电报收到了，是不是命令各路部队加速向广州挺进！”

“对！和我想到一起了！”陈赓拍着手上的电报说，“还等什么，快速前进！”一会又对郭天民说：“这样吧，胖子，你派人把拐子主任找来，我们一块再商量一下。”这时，陈赓精神振奋，略胖的脸上浮起淡淡的红色，两天来由于那个人向四兵团的军师发出部队停止前进的电报，弄得他焦虑不安。现在好了，毛主席作了裁判，他手握上方宝剑了，还怕什么？前进！只有前进！

一会儿，郭参谋长把刘主任找来了。陈赓笑道：“好，拐子、胖子，还有我这个跛子到齐了，我们先到作战室看看情况，然后开会。”

他们进入作战室。陈赓问科长参谋们：“有什么新情况吗？”

参谋即报告：“有好消息，华南分局通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专题讨论毛主席 12 日电报，决定全力夺取广州。”

“好呀！”陈赓高兴地看着两位搭档：“看看，叶参座又助我们一臂之力！”接着，陈司令员又问起前方情况。

参谋报告：“敌人节节败退，我军乘胜前进。右路部队十四军四十师 13 日占领清远县城，敌二十三军二一一、二一二师弃城逃跑。四十师连夜顺北江直抵三水，尾追逃敌。13 日，十五军四十五师在源潭击溃敌一〇三、一四七师四个团，残敌乘火车逃跑。四十五师马不停蹄，连夜横穿艮盞车站，跨越北山直出广花平原。所有右路部队已从西面逼近广州。左路部队十五兵团邓华指挥的四十三军前卫一二七师，9 日冒雨急进，10 日包围佛冈，11 日发起总攻，全歼守敌三十九军全美装备的三〇七团，俘敌一千多人。